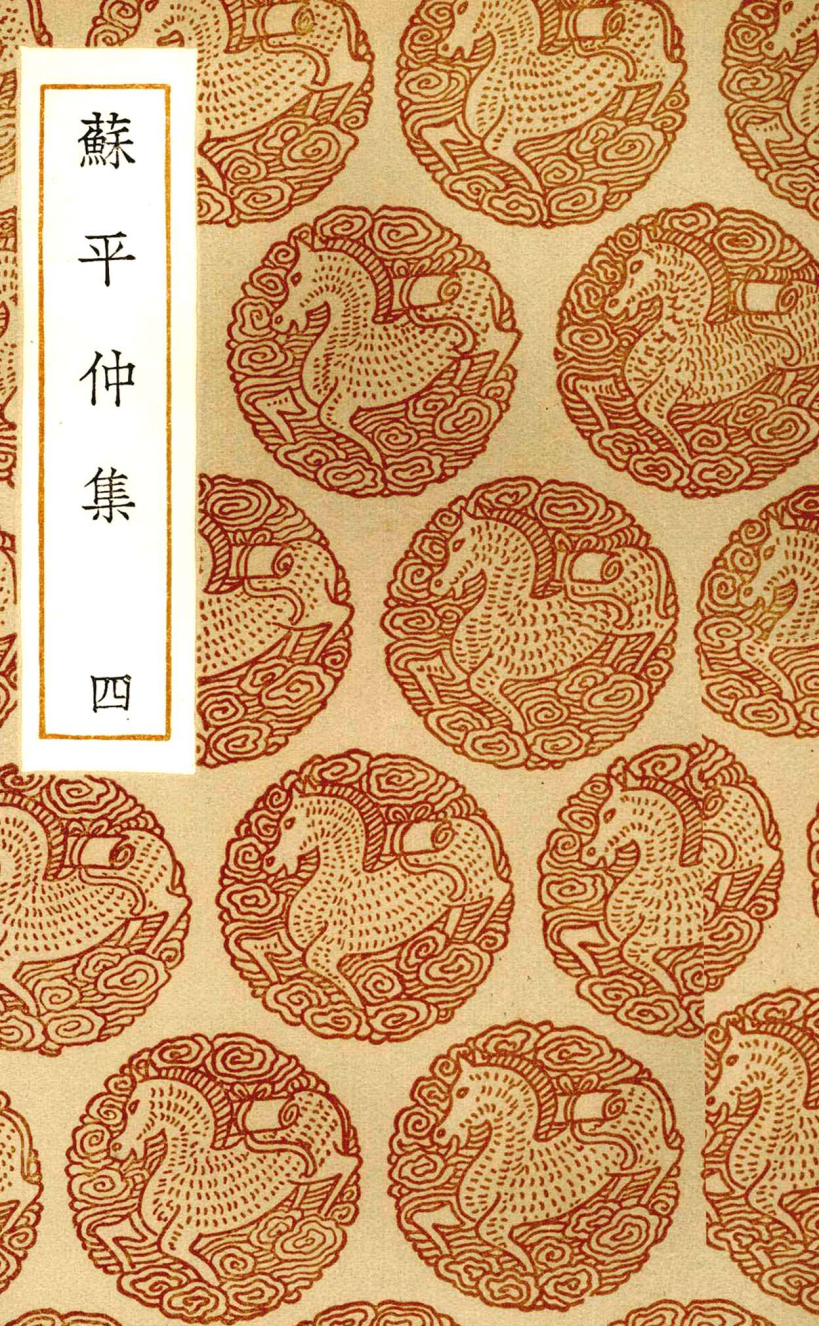


蘇
平
仲
集
四



蘇平仲集





蘇平仲集

(四)

蘇伯衡撰

蘇平仲集卷九

記

定軒記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搢紳與之遊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臚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情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爲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爲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爲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州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予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輿馬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峙者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倮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

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爲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可踰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羣之力。高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冶氏。鳧氏栗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韞人裘人之攻皮。鍾氏筐人。甗氏之設色。玉人。櫛人。雕人之括摩。陶人。旗人之搏埴。其爲師者不煩。而其爲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劫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之所以自強也。而皆爲學之當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爲人。早夜孜孜。勉求踐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人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者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之曰。知止而後有定。劉君倘不以余言爲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爲記。

清風幙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爲經歷之。又明年。始葺而新之。以爲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敞城之北芙蓉諸峯。不障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帶。囂聲遠遁。野興橫

生君時從僚友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幙。旣而告余。請爲文以記之。余觀鼓萬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爲風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過。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嗟乎。豈惟風爲然。善爲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凡爲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觴咏爲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爲重。大將相繼於此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取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葺之猶不暇。尙何暇能雍容自適如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聲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庶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旣足以相濟。而又能協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擾。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閑。葺其庭宇。而與僚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榷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聞其愉愉以適於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侯其遂與我休息乎。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鍾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爲政之傲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未安。雖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於二君之政。雖不足

以爲損益。而其爲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概見也已矣。余喜二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猶蒙其庥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卽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汐至而波濤驚也。若雨雹交作而人馬並馳也。若箏磬絃匏之雜奏而合止以祝敵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蓋。蒼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參錯而爲此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颯颯乎。疏淪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懷。有不在茲乎。而孰橐籥是。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磨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橐籥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然。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

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起南郭子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卽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日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欲。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峯巒峭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竇泄之。而窪內之。而石扼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旣清且圓。發天然之律呂。寄遺音於澹泊。非清廟朱絲之所及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爲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流泉迴轉。激觸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卽泉之涯。構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爲陳六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雅音之瀾瀾。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睡焉。而況山中之泉。琅然有聲。烏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不聞乎。非有度數而鈞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筦磬匏絃也。獨泉虛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淫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寤寐咸韶於數千百年之上。

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審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源顧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爲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咲曰。有是哉。乃歌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驚。明月中宵。有聞無聲。流泉漉漉。后夔已矣。師曠莫招。聊樂我心。於焉逍遙。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治之東百有九十里。介於羣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罅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田皆墾闢山陬爲之。累石以爲畔岸。高下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逕緣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本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散處凡數百家。族大而望於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夷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望雲雪峯九隴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尊深秀。婉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臺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者。狻猊蹲者。旗幟舒者。屏障矗者。劍槊攢者。芒角露者。騰欲上者。俛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

者。輾而集者。離而分者。屬而合者。將仆壓者。欲攫噬者。立者。偃者。仰者。撻者。窪者。突者。顛者。顛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弗之奇也。況於土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輕之。倏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彥原善。生長乎其間。朝莫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顧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有哉。原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雪冰霜。烟霏雲霞。變化不同。而巖姿壑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秘哉。然則原善亦將泝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變也如此。則審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遂。原吉。原禮。皆高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尙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隘則陋。故欲廣吾視聽。爲吾主者。鬱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爲吾幹者。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悠然則意趣適矣。恬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後幹強。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

以養耳目。無以養心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山下。則思中也。樓爲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望數十百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者。皆几格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松櫟檜。蔚蒼成林。掩映軒戶。清風不動。爽氣自臻。林景陰翳。疑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戚也。榮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憩乎其東。方床髮几。可据可隱。解衣岸幘。或偃或仰。書插架而忘披。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爲。無將無迎。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橐籥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蓋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吾外吾內。吾性吾形以養吾生。余每恨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而兼得之於斯樓。然則斯樓其道山乎。其春臺乎。其壽域乎。美哉樓乎。其爲足以永居乎。思中著書自足。於世寡求。視富貴勢利。斂然退避。惟恐爲所挽。而斯遊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世豈無朱甍碧瓦。以爲麗。雕檻綺疏。以爲美。姬妾以爲貯。管絃以爲娛。醴鮮以爲奉。彼視斯樓。孰不自以爲雄也。然蠱聰望明。而爲用者喪焉。快情極欲。而爲主者溺焉。淪精奪魄。而爲幹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養生。且先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也。思中屑以此易彼哉。其賢於人也遠矣乎。

冰壺軒記

始余識魏郡鍾侯於京師。後四年。侯移守金華。獲再見焉。辱不鄙而謂之曰。我以冰壺名軒舊矣。子其爲我記之。竊以爲天地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爲人所有矣。壺之於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壺自壺。焉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德。水凝之謂冰。今夫冰瑩然無瑕。湛然不滓。皦然可鑒。世之能薰灼人者。其氣饒未有甚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無不流鑠。惟冰於其間。凝冷固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挹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而渴者以蘇。躁者以靜。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時出焉。藏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愆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淒於春。雨不苦於秋。雷出不震。霜雹不爲菑。癘疾不降。而民不至天札。夫聖人之參贊變理也。固非徒冰之是恃。然周公作豳風。必謹著之。仲尼修魯史。無必書之。又常不敢以爲忽者。蓋一藏一出。亦有助於陰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以有志之士。不獨於冰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所尙也。今鍾侯以之名軒。豈非有志之士乎。兢兢乎懼道之在我者不能凝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貧賤富貴也。持其志而不使撓於毀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易也。眩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體冰。以神明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繁昌。尹祈門。知下邳。皆當百戰之餘。念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燄也。宣上之恩德。以涵煦之。簡徭役。以休息之。平政令。以生養之。於是創殘窮敝之屬。莫不灑然。如當暑之挹冰。而安於田畝間里。以樂生興事。故侯之於民也。猶

冰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夫人其誰不愛戴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壑之冰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久外者。朝廷且將疇其民庸。如漢之黃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盡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湘南清趣軒記

譚君濟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溫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室於廳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清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荊州之域。山川之勝。甲於南方。而湖湘之間。山益礚礚。水益深緩。登臨指顧之間。清邃奇麗之觀。無不稱遊觀者焉。足以寄高懷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道路如彼。其修阻也。山川如彼。其邈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曷從而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誕乎。余方疑焉。顧使記之。將何以爲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邇來三十餘年矣。上世之邱壟。先人之敝廬。曷嘗一日不往來於心。維桑與梓。嘗接於目。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徜徉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峯。仰九疑之聯綿。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楚女舞以傳芭。湘靈出而鼓瑟。倚斑竹。想二妃歌橘頌。企三閭采澧之蘭。沅之芷。而延竚夫重華。悠然玄契。驩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南之趣。形神泯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泯而一矣。爲是揭斯軒以斯名。

又孰得以爲誕哉。余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大凡趣得乎己者。已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己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祛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大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夕之力哉。右軍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曾南豐記其臨川墨池。以爲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以不力哉。此仲聞之所以日孳孳也歟。仲聞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爲宮僚。以善書極爲儲君所敬禮。儲君聞其退朝。日必臨眞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爲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二大字旌之。侍講乃爲臨池軒。以修寵賜。禮部員外郎程以文實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聞幼傳家學。邇來字畫疊疊。逼侍講矣。僑于平陽鳳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心慕而手追焉。因扁曰臨清軒。間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夫人猶勤。而況於吾小子乎。今吾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者變而爲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先生爲我記之。諺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累

試累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迄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尙已。觀仲聞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操之而不舍。益以精力自致。吾見仲聞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維足以媲美侍講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聞父子乎。臨清軒不獨並臨池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莫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戶。嘗鼎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吾之望於仲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

繆君維周。武毅公之嫡也。嘗以勳臣子。入侍東宮。幼軍隸湘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還北平。君又被旨扈送之。上察其材而謹慎。會武毅公上休致之請。卽命襲職。而嗣戍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爲國家守封疆于海隅。旣貴顯矣。而能括去紈綺之習。退食自公。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閒則援雅琴。鼓一再行。綽有儒生之風。室中列蘭數本。綠葉素莖。菁菁焉。楚楚焉。悅可人意。微風不動。香韻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屬其鎮撫譚濟翁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固天地之所生。必培殖之。灌溉之。然後花葉益茂。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明智慧。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修。則其材成而實就。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公。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曹國李公者乎。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勳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由孳孳於學也。竊窺曹國鎮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乘間之敵。小大庶務之舉。

親可謂煩且勞矣。然而少暇。輒與縉紳士講論脩齊平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從事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要不過爲功名富貴之人。其德業又安能若今日之盛。揆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學之於人大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漸被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於時戍平陽。固皆一時之選。而君與濟翁獨得士譽。蓋以其皆嘗逮事曹國。得於觀感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宣力効忠。入處家庭則遊心藝事。植叢蘭於左右。搢芬芳於朝夕。觀其好尚。可以知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詎可涯涘也哉。余因記斯軒而推及之。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爲有自。

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夙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員。出從事宜慰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遠若九鳳。新羅夾瑛。近若金字諸峯。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簿。迓吏在門。而不爲起。兵興之後。幙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略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爲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爲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爲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壙之表。寄跡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羣。漁樵分席。攬煙雲之變化。睇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

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爲鄰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於寇攘貨賂匱於供億膂力疲於轉輸朝虞而夕戒愁居而懼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共爲太平之人而無毫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怡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忱於清議慨然遺簪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願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玉家于坡南直九鳳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地按衍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鳳凰東山陽谷夾嶼皆効奇獻秀几席間帶之以清池陰之以嘉樹不出戶庭而幽思集雖邇大道而囂聲道佳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途歌野唱之酬應雨笠煙蓑之出沒足以悅耳目而愜意趣而又衣有麻泉食有黍稻畦有菜茹林有橘柚渚有鱸鯉柵有雞豚子玉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爲在朝言朝在野